



特別  
20  
2956  
33



門 20  
號 2956  
卷 33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本

徐子遠闇公

周立勳勒白



許清胤价夫參閱



謝侍御奏疏

疏

救偏弊以裕馬政事

馬政

謝汝儀

一曰差御史以專督察臣伏覩祖宗養馬之制州縣有判官縣丞或主簿一員以管理每府有通判一

皇明經世文編

謝侍御奏疏

馬政

平露堂

員以摠理，又量地方各設太僕寺寺丞一員以分管比較，法誠備而善也。今之馬政日以就壞，何哉？正緣州縣管馬之官貪汙者多，利馬之死，不利馬之生。一遇倒失，按月收其常例，謂之令補。民苟目前私圖便益，習染成俗，在在不免。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州縣難矣。府之通判較之州縣之官，識廉恥，顧行檢者尚多，其弊亦有二焉。柔懦無用者，恐點馬之起謗，惕日玩時，通不查理。知事而情深者，無以官專諉之，曰我盡心所事，無復知者。專務諂悅上官，營求別委，或問

理刑名，或追併錢糧，用以干名，覲望旌獎，已之職業。若秦人之視越人，置肥瘠于度外，官以馬爲名，謂之何哉？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通判難矣。乃若太僕寺寺丞之官，責重而權輕，事多掣肘，行之不易。每年出巡比較，兩運備用馬匹，恒不及之。是懼何暇復追程馬，勢固有不及也。况備用不完，年終有類叅之例，種馬則無追補之期，吃緊于彼而優游于此，固宜耳。故倒死既多，一遇差官印烙之年，各該州縣同時比併買補，買者既多，價值自貴，乘時射利之徒，以致富，而

百姓囊橐罄然一空。鬻及子女者有之。及印烙一過。上下帖然。以為無事。作賤者任伊作賤。倒死者利其倒死。凡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民財可惜。邦本宜慮。為今之計。合無遵照成化初年事例。每年南北直隸。各差御史一員。河南山東添差御史一員。一年一次。領敕更替接管。協同各太僕寺寺丞督理種馬。提調生駒。遇有倒死。即令馬戶以時買補。惟是點烙輪該年分之官。請印照常點烙。如州縣官員。仍前貪污管馬通判。荒廢本業。與各條所言情弊。逐一訪察。

禁約。應提問者。提問。應參究者。參究。庶馬政有益。而餽養得專。官吏知務。而奉法惟謹。則其為寺丞者。亦有所藉。無復掣肘。蓋寔有所相濟。而非有所相妨。此條舉馬政第一義也。

一曰量解駒。以示勸懲。臣伏惟種馬之養。正欲其羣。蓋孳息生駒。起解以備邊用。歷考祖宗之時。成化以前。每騾馬一匹。俱是每二年納駒一匹。數不及者。各該管馬官員。俱有提問降級之例。時承平。則法易湮。法易湮。則官易怠。平日無提調之方。臨時無追罪。

之訖而紙上裁桑之弊興焉。如張三原馬未生駒。預行報生某駒。及駒生毛色不同。遂置無用。不免別買以務合冊。民由是不堪。多作倒死。弘治六年。遂有倒失馬駒。徵銀三兩。虧欠徵銀二兩之例。此例施行。而馬政壞矣。何者。每駒一匹。而餽養三年。方可起解。草料之費。至少不下十兩。水草牧放。又用一人。主之。乳若納銀費少。而事輕哉。故當羣蓋之時。將兒騾馬分布別用。絕其生意。間或種馬有孕。百方衝落。求爲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或一生駒。致令倒失。納銀三兩。論

當點烙之年。官吏懼罪。逼追小民。臨時買駒。多是如豺如狗。充數塞白。有駒之名。無駒之實。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每馬一羣朋合。買備用大馬一匹起解。不必較其駒之有無。有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所謂變而通之。此例之行似甚便也。但自是以來。種備二馬。判不相維。有司每年止是比較買馬起解。更不提調生駒種馬。若無用之物。無駒亦不查。究有駒任意作踐。故建議者有以不必養種馬言者。有以但徵銀解部。召商上納爲言者。此皆徒見末流。

之弊而不求其始。有乖 祖宗立法之意。但勢至于此。而必有以處之之計。臣所點烙馬匹。共該八萬八千五十九匹。每日草料馬一分。歲用財三十一萬七千一十二兩四錢。况一倍再倍而不止者。惡可浚有限之脂膏。養此無用之贅物哉。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為州縣買解之馬。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俱民間所養。豈私馬生駒。而官馬獨無哉。昔之弊也在無駒為有駒。今之弊也在有種若無種。勸懲不明。民心日懈耳。為今之計。合無申明舊制。參照新例。請自嘉

靖三年為始。嚴督各該管馬官員。務要提調生駒。如三年之內。一馬生有三駒者。內揀其一駒起俵。一駒給馬頭以賞其勞。一駒同貼戶變賣。起俵之時。仍照例一戶有馬。三戶幫價馬頭。眼同貼戶。隨丁田多寡分用。若止生一駒二駒。馬頭不必給駒。于變賣銀內。隨宜以多坐之。其起俵之駒。仍照弘治九年事例。齒少力強。不及四尺。亦為准俵。以視優異為勸。如此則民知有養馬之利矣。三年之中。一匹全不生駒者。其該幫各馬起解之價。務要一時追給。一羣全不生駒

○馬○之○善○息○矣○

若能設法使民知養馬之利則俵

者買俵大馬務要四尺以上稍不及亦不得准俵。仍將羣頭馬戶各枷號一月。問擬發落。或罰空腹銀二兩爲戒。如此則民知所懲矣。各該管馬官員申明提問降級之例。生駒不及不許考滿。并轉遷。若有前項紙上裁桑之病。許被害之人陳告。行之數年。生駒既多。流布民間。不惟牧馬之易。而祖宗良法美意。庶幾復矣。

一曰定羣長以明法意。臣惟祖宗養馬之制。慮馬之多。水草羣蓋。或不能皆以其時。騎使作踐。恐稽察之不及。于是乎量爲多少。立有羣長。所以都其事而察其弊。又懼乎馬之病。卽人之病。其弊之多。橫死可惜也。于是乎羣長之下。又立獸醫。所以責其往來治療馬匹。立法之意。如斯而已。今有司不能講求法意。羣長常川存留在縣。跟同里老人等。朝暮打卯。中間一年一換者有之。半年一換者有之。甚至三月一換者有之。不才官吏。因是利其交代。以爲侵漁之計。醫獸人有一番。弓兵各官分派。侵占狡猾之徒。因而營求差使爲業。甚者看馬醫獸。又有一番。額設醫獸。又

有一番看馬者多市井無賴。額設者輪流應當。故小民里長之役方滿。羣長又及。羣長之役未歇。醫獸復來。往來奔命。皆馬而已。問其本業。茫然不知。有司亦不以其當爲者責之。此其弊之在今日者也。臣伏覩洪武二十八年事例。每馬五匹。立羣長一人。每羣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學醫獸。看治馬匹。永樂十八年事例。每馬十匹。立羣長一人。成化八年事例。各處醫獸。每州額設二名。每縣一名。歲終更替。欽此。依臣所歷州縣查之。大約直隸者。每馬五十匹。立一羣

長。在山東者。每馬五羣。立一羣長之處居多。惟直隸河間一府。河南開封三府。最爲參錯不齊。順德邯鄲一縣。種馬止有五百九十五匹。羣長乃有二十九名之多。至若醫獸。雖馬少州縣。亦有四五六名。是成化八年之例未嘗行也。所以然者。州縣之大馬。常至一千之上。繫以一二名限之。顧東失西。更濟何事。又况起解大馬。中途恒用一二醫獸。跟押看治。勢不可得而行也。爲今之計。合無將羣長遵照永樂十八年事例。通行有馬州縣。定爲五十匹。立羣長一人。一年方



許更替一次中間參錯不齊者通行改正使其常川在鄉往來調督各該馬戶羣蓋以時務要生駒若有將馬耕田耕地使車賃僱與人等項作踐者具呈州縣從重究治獸醫各肄定業成者一人專以看治馬匹州縣多寡降殺市井無籍與輪流充當等項一切革去仍較各該州縣止許朔望點卯一次于羣長責其半月之中提調羣蓋過定駒馬若干各該作踐馬匹人戶若干于醫獸責之半月之中醫過馬若干致倒失馬若干各該官員親筆填註登簿季點時視若

報定駒而致落胎者罪及馬戶若未曾舉呈驗其脊破筋傷者罪及羣長醫獸則以療之多寡定其勤惰能修其業復其本身若療無狀另行更換如此則彼知本分之當爲而咸思勉矣若州縣官吏仍常川拘留在縣役替等項許被害之人陳告問擬違制庶幾職業不妨馬政可修矣

一曰擬餘地以補迺絕臣惟直隸養馬之例每地五十畝養一兒馬百畝養一騾馬此外又有餘地有白地何謂餘地假如一縣原有養馬地百頃通以騾馬

計之。算該領馬一百匹。若止養九十匹。其剩下十項者。聽其養馬。餘地之謂也。何謂白地。直隸之地。有例不起科者。以不起科之地。通融養馬。徵糧地內。牧兒馬。名爲五十畝。百畝者有之。騾馬名爲百畝。二項三項者有之。牧地之謂也。使此地俱存馬。何累哉。但編簽之時。各有官員假手書吏。得過之家。營求撥爲餘地。貧窮下戶。湊合養馬。餘地之費。每年每畝。出銀一二分。若養馬一年。至少亦費銀一錢。又况餘地有徵銀之名。無解銀之寔。而養馬草料。日不可無。買馬坐

派。歲不能免。故狡猾者。棄手傍觀。而小民日以累窮。卽此由耳。故一時追馬。禁急。或將養馬畝地。捏作白地。出賣或受累。不過舉家逃移。有馬頭逃而累及貼戶者。有貼戶逃而累及馬頭者。往往皆然。故地之見在者無幾。臣又訪得各處風土。多係村落。自相排擠。如第一社原編馬五十匹。今雖戶口消耗。不能減少。如第二社原養馬二十匹。今雖人戶蕃息。馬不增多。夫州縣之馬。固有額設。彼亦烏常有一定哉。皆狡猾之徒。以此藉口。恐嚇官吏。而苟祿少剛之徒。生民之

困莫之省耳。此皆弊之在今日者也。臣以爲見在之馬而民已不堪。烏可復加棄餘地以贍之。濟時上策。無過如此。而司國計者。恒以軍需爲辭。又恐行之未易也。爲今日之計。合無通行直隸養馬州縣。逐一查勘。原係養馬地土。至今逃絕共若干。卽今見在餘地。人戶。照數撥補。仍點此社不足。彼社得以補之。不得自相排擠。偏累靠損。而各該逃亡之地。仍編入餘地內。候逃戶復業。照常徵銀解寺。或軍需緊急之時。暫令里甲賠納。亦輕少易辦。如此狡者不得以幸免。貧

窮者不至于獨累。養馬之餘地。自在。小民之貧困得蘇矣。

一曰謹里甲以防借撥。臣惟州縣立里甲之馬。所以應付使客。接濟往來。故十年一次。輪流應役之時。各甲名下。預行斂銀買馬。以備差撥。其來舊矣。自配立馬戶。而有司視種馬爲無用之物。里甲之馬。多不查究。其間復有貪污官吏。暗受偏手。故行賣放。專一將種馬輪流差撥。月無虛日。歲無虛月。或駛載雙人。或負重行李。救死不贍。奚暇生駒。况又賠辦草料出差

僱覓一人跟馬，害有不可盡述者。一爲跑走所傷，癢破中風，筋傷腿瘤，遂至倒死。又累馬戶重行買補，玩法殃民，豈忍言哉。更不止此，有兵備地方調種馬以拿賊者，有之。府佐下縣，勒種馬以擺道者，有之。官吏望風，莫敢誰何。但此之害，有時，而里甲之馬不足，無時得休，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查得弘治九年事例，借撥官馬，至瘦損倒死，州縣五十匹，府二百匹以上，借者及管馬官各降一級。欽此。但借撥有多寡之異，致死有前後之殊，歲月既深，難于查考。禁約雖存，

竟爲虛文。小民忍隱而含冤，官吏違犯而無忌。爲今日之計，合無備行有馬府分，嚴督府屬州縣，凡遇里長出役，各照詳前年事例，務買馬走遞，以接濟往來。該府仍將督買過里甲馬匹毛齒，每年開坐該管寺丞處查考。如有前項侵欺賣放情弊，務要體訪，輕則問罪發落，重則指寔參奏，仍爲定法。州縣官但借用種馬一匹，掌印官卽以違制議罪。管馬官以廢職受罰，致損五十匹、二百匹以上者，照例送部降級。其兵備官府佐出巡，擅行調用者，一體禁革。庶幾上下有

所持循而馬可無借撥之擾也。

一曰立循環以省季報。臣惟洪武榜例。凡管馬官吏。時常下鄉提調。驗看馬匹。要覓定駒若干。見駒若干。明白附寫。以候太僕寺官出巡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凡季報原領馬為舊管。買補孳生馬為新收。事故交俵等項為開除。季終為實在。徑送太僕寺類繳。欽此。但法久而廢。定駒顯駒重駒。官吏通不查驗。季報之冊。書吏羣頭人等。遂假此以為科斂之媒。冊之費能

造冊不足。以清理風弊。適足以科斂民間財物耳。幾何而一馬或斂錢百文。或倍于此。而計所費亦不

凡事悉然。不止馬戶也。

貨也。况其所開報。舊管新收。開除之數。俱是紙上彌文。千無一實。寺丞出巡。未聞查對。臣今點烙。亦無底冊可考。兩不相照。故民財徒費。誠為無用。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季報之煩。盡皆減省。惟年終各府將種馬。并解過備用馬匹數多寡。造冊具奏。而今之季報猶在。為此例未嘗革也。臣又訪得州縣官點馬造冊。寺丞出巡造冊。凡寺府管馬官廩給柴炭紙割。俱出馬戶。故養馬之費。什一為馬。而費者恒

什九。凡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欲去其費，當去其名。而太僕寺專管馬匹，漫無稽考，亦干事體未宜。爲今之計，合無酌量馬匹多寡，各府州縣動支無礙官錢，通置循環文簿二扇。州縣簿用府印鈐記，各府簿用太僕寺印鈐。其循字簿寫開春秋月分，環字簿寫開冬夏月分。其在州縣之簿，通將印過馬匹毛齒馬頭姓名一樣開造，一留本府，一發各州縣。循去環來，按季查考。每季要見臆損若干，管馬通判輪該季點之時，府中領出存留之簿前去點視比對。開報不實，責及官吏。瘦損倒失者，責限追捕臆壯生駒者，別行慰諭。

一曰明賞罰以示勸懲。修舉馬政，誠爲緊切，而寺丞之出，亦止弔府簿查點。各將點過緣由，親筆填註附簿，俱不必另造點冊。虛費民財，惟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補。其各府之簿不必開造馬齒姓名，止寫各州縣原額。每季臆損倒失定駒等項畧節總目，一留太僕寺，一發各府。亦循去環來，按季查考。每三年印烙之後，方許改造一次。惟年終各府將買補過種馬

并解過備用馬匹、生過兒騾駒數目、照數造冊具奏、季報之煩、各點馬冊、一切禁革、廩給柴炭紙劄等項、俱行州縣動支官銀備用、如此絕科斂之路、民財自省、有稽考之實、馬政可修矣、倘蒙賜之施行、臣當另爲圖式以獻、然臣謂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補、亦有說焉、夫欲生好駒、必須種馬之良、州縣管馬官追補馬匹、非受囑容情、卽通同買販、故所補償者常老弱無用、旋補旋死、大爲民病、臣欲以責之寺丞、蓋量其不可至于此耳。

一曰、填坐派以憐交病、臣查得弘治三年會議備用馬歲取一萬、以後加派漸多、民不聊生、正德十年、奏派二萬五千匹、似于民力少寬矣、比之舊規、尚加一倍又半也、故雖馬多本折中半、派空年分、該徵本色馬一萬二千五百匹、臣訪得各州縣買解之馬、每匹用銀二十餘兩、中途草料日費銀一錢、計又用銀四五兩、若逃亡數多、累一人賠買、一時力不能及、未免稱貸、或甚以取諸馬販、則所費又倍矣、此俵中者然也、萬一棟退、馬之草料、豈能復如前哉、致令瘦損、轉

賣與人不能如值之半典賣產業子女重行補俵故解馬一次中人之產蕩然此外州縣買馬之受病者如此解馬既多寄養之人戶數少未免差及下戶之人所居不避風雨馬從何地養之未免露置于外寒暑之欺凌霜雪之侵薄馬以病死舉其產不足以償之此猶可言其甚者一馬死一馬又來曾未幾何死者又繼因而逃棧或累死于獄此畿內地地方寄養之受病如此積時累歲倒死數多有司難于追補通付不省民無所忌頑猾之徒因緣爲奸作踐致死捏作

倒失而弊端百出矣如豐潤一縣前後發下馬一千八百一十餘匹今見在者止一百七十有零中間瘦病恒又半之其他地方雖不盡然槩可見矣夫州縣買解之馬皆竭民脂膏割其骨肉以求充數發其寄養曾不及鵝鴨犬豕然言之可傷心也臣愚以爲民者國家之元氣所係不小中外受傷彼此交病似非常策所宜憐處此又今日之弊之大者也臣查得十一年太僕寺清查過順天府所屬州縣免糧養馬之地實有二萬八千九百三十八頃有餘每地五十畝



寄養馬一匹。實編過寄養馬四萬一千五百六十四匹。其剩下地土。今安在哉。根本之地。尤當致意者也。倘蒙賜之。施行政之偏弊。不無有所補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九

華亭 徐孚遠 關公 陳子龍 臥子

朱徵璧 尚水 吳培昌 坦公

編輯

徐鳳彩 聖期 參閱

漕撫奏議

疏

馬 卿

早定足邊大計 以免後患疏

陝西漕運

臣准戶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毛鳳韶等題稱。陝西地方連年災旱。戎虜益肆。糧不足以給軍。食不

足以賑民乞要遣官將河南陝西黃河陝州各一帶水陸運道刻意修復暫照成化二十年事例急發京運糧米仍將附近河南一府陝西等處京運折色查照陝西歲用不足之數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爲本色年年坐派陝西於陝西立倉收貯水陸轉運關中以給各邊戶部將補陝西歲用不足糧銀一十九萬三千三百餘兩扣留太倉抵補前數其潼關而上通榆林綏德一帶黃河散漫橫石森列難行必自渭河入陝城方可從大路空運榆林等邊水路難通陸路極

幸訪得十月以後漸成冰凍將前糧米以木爲平車裝載三截轉運等因本部查得先奉明旨大會廷臣咸以爲水道阻塞陸程艱險勞損騷動得不償失不若先發銀兩多方糴買尤恐人人所見不同備行各該巡撫多方勘處今本官又陳水運之法然自古未有也一旦創作耳目所限恐有未盡宜再審處合行漕運河南山西及陝西各該巡撫都御史從公查議黃河經由運道自某處抵某處堪以舟運有無阻塞糧米支運何倉軍船分撥何衛及潼關至榆林

一帶十月冰凍自某處抵某處堪以車運有無妨礙及山川險易程途近遠各令徑自奏請定奪等因奉聖旨是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卷查先該前都御史劉節准戶部咨為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事該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堯封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毛鳳韶題本部會官議擬竊以成化二十年秦運之難如此永叔所上劉子固今古必用之石畫十年運米三年不成竟留河南支用易銀一十四萬也解送陝西方纔了事就若今日徑發銀兩賑濟給邊輕省蓋已不止數倍矣就事論事所見如此誠恐執

議或拘於見聞事體未盡乎幾微或將轉漕運米一事再行漕運及山西河南各該都御史多方勘處另行奏請等因覆題奉 聖旨既會議明白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在卷勘議間又准前因臣竊惟陝西重地值此災傷臣固嘗切私憂而開運大事易舉難成不得不為曲慮嘗考之漕誌參之輿論黃河自淮安以遡徐州自徐州以遡潼關水勢洶湧雖曰難行而舟楫尚有可通然古有江船不入河之說蓋水勢不同舟制亦異則漕船未可分而漕卒亦未可用也况

西抵龍門懸流千丈自漢唐已艱於運然彼時猶有倉廩寄囤陸路轉運以達於渭故有河船不入渭斗錢運斗米之說計今改造運船雇募水手創立倉廩所費當又不貲而運道尚未可知也至於糧米支運何倉軍船分撥何衛須待運道有成方可擬定姑未暇論其冰運一節勢亦頗難嘗聞黃河嚴冬之際冰塊順流而下謂之走凌一爲南風所逆冰扼不行森然植立須臾凍結屹如山石層疊巉巖况猶有峒合而中開水溢而中斷之處恐車運亦未敢保其必行也臣淺劣見聞止於如此若或別有長策非臣所及伏望 陛下仍敕該部再會廷臣議處務爲經久可行之策庶運道無阻而邊有賴矣

查復鈔關預處供給高牆疏

復正陽關稅

臣准戶部咨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惟恕題稱壽州正陽鈔關始於成化八年以賑濟飢民而勸收船米至正德元年以供給高牆而改納船料至嘉靖八年又以委官人等多方爲害通行停革今鳳陽臨淮之民年穀荐荒歲供不辦額外之徵必不可加也所

據前項鈔關，委應照舊開設，收銀解府，以爲高牆常供，有餘則存留府庫，以備年荒賑濟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本部看得所題無非爲國恤民至意，誠爲有見。及照我國家鈔關之設，非直征稅出入以足國用，實欲抑彼逐末而歸之農。正古先哲王念民之依，貴五穀而賤金玉之意，誠良法也。故市廛之征，王法不廢。况正陽鈔關設自成化年間，其來已久，實與臨清等關相同。若使正陽可革，則他處可得而盡革耶。且天下商販往來南北者，皆經臨清等處征稅。何

獨循淮而西之商，經正陽者，乃得不稅，亦爲不均。今縱不用之供給高牆，亦可以濟公用而寬民力。又查得先年高牆供給，獨出鳳陽臨淮二縣。近年以來，災荒荐至，供辦尤難。陵寢所在之民，豈可使之生意不聊，因而復之，未爲不可。所據本處鈔關似應查照歷朝事例，依擬仍舊開設。但恐議來未備，則將來不免更張。又節該彼處巡撫奏開奏革，各稱利害，事在彼中，難於遙度。必須勘處停當，方可照舊開復。合候命下本部，備行巡撫鳳陽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會同覆勘正陽鈔關卽今應否仍於原處開復  
既復之後有無關係商民利害每歲所收錢鈔約有  
若干高牆供給之費不滿三千餘兩其餘剩銀錢應  
否照他處鈔關事體解京埠頭四百名應否裁減管  
理官員定何衙門委官如果相應逐一議處停當徑  
自奏請定奪等因覆題奉 聖旨備行到臣隨經會  
行直隸鳳陽府知府劉佐復本府正陽鎮地方西通  
河南東連淮泗南達六安等處商旅舟楫來往經由  
舊設之時所收料銀照船梁頭自有定額所入之稅

可支高牆供用省派鳳臨二縣比之臨清等處輻輳  
鈔關不同查得往歲每月有收銀二百兩者有三百  
兩者亦有不及數者多寡不等大約一年所得稅銀  
約三千餘兩供給高牆庶人歲給婚配死葬等項約  
用銀二千五百餘兩又有修補及起蓋庶女宅舍供  
給生育男女衣服之費俱賴此項錢糧僅足敷用候  
年久積餘臨時議作別用若照他處鈔關事例解京  
恐所解者少而費者且多矣其埠頭四百名誠爲過  
濫所宜裁革合無行令壽州上於本鎮精選殷實者

一百二十名送府，每月預點十名，輪流更替，其監收委官，須於府州縣佐貳廉能官內聽撫按選委一員管理，一季一換，所收料銀解府，置立循環，按月赴撫按衙門倒換稽考，如此庶事有克濟，經久可行，回申到臣復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惟恕議照壽州正陽鈔關之設，初以勸收船米，繼而改納船料，每年多寡大約有可得銀三千餘兩，既足供給高牆，又得寬省二縣，誠爲有益，但正陽地方不過一鎮，不近州城，官少親轄，民多頑悍，委官或未得人，遂致濫徵巧取，彼該巡撫都御史唐龍具奏裁革，府庫尚有餘銀八千餘兩，足敷高牆三年之用，今前銀支費已盡，高牆之供決不可缺，而民力已竭，實爲不堪，夫徵商之餘利，與浚民之脂膏，利害相去遠矣，所據前陷實宜復設，埠頭誠可裁減，所查餘剩解京一節，緣本關非比臨清淮安等處輻輳之所，惟可供給高牆有餘存，作庶女出嫁等項別用，似難比照他處解京，乞敕該部再加詳議覆請，聖裁俞允施行。

地方疏

防水裁役

竊惟臣撫治地方鳳泗爲根本重地淮揚實畿輔要衝卽今郡縣頻災而百姓流移衛所久憊而武備廢弛貪官污吏之未除鹽徒強賊之竊發此皆地方重事謹已遵奉敕諭次第舉行但臣才本疎庸撫治未久憂勞雖切績效未期查檢應議事計歷年撫臣舉之略備不敢贅言其餘瑣屑事務不敢煩瀆今將干係地方切於時政者條例上塵睿覽

一防水患以安地方據直隸淮安府申照得淮安西北黃河淮河二水交流會清河口經地方官莊艸灣繞大河衛新城下關一帶趨東入海夫黃河入海濁泥日積上流之河道益狹下流之河口復淤每年秋水泛漲瀰漫百里如前年大水新城淹沒五尺經月不退去冬淮河南岸坍塌一百餘丈頃陷民房六百餘間若衝齧不已城亦大壞此則黃河之爲害可憂也其在清河口迤西原係淮泗清流近因孫家渡開通黃河一枝復入於淮行至清河口地方與黃河大勢橫敵阻遏難泄以致泥沙停積尋常水落則洲渚盡見淮之行水去處僅有四丈萬一再加淤阻如沛



縣飛雲橋。頃刻成陸。則淮流必將他徙。否則橫衝淮揚湖隄。運道必復崩決。此則長淮之受病可憂也。今照淮北地方。有行鹽支家河。泗河洪澤地方。有陵等湖。以致白馬湖斜出府城南下。涇河射陽湖。溲入廟灣。俱可以開濬枝流。泄淮之水。入海。分殺其勢。將來運道淮河若有梗塞。亦可改圖。申議處等因。據此。為照黃河之水。遷轉不常。復合泄泗。勢亦可畏。若不早為議處。脫至衝齧衛城。淤塞運道。則可憂甚。將來勞費不貲。而亦無補矣。合無行移。總理河道衙門。

會同臣等遍歷相度。或疏鑿海口。以泄其流。議處停當。具奏定奪。庶幾河道可保無虞。地方之急務。莫先於此也。

一裁冗役。以蘇民困。據直隸淮安府申稱。查得海州

有灶戶處所。及有牧地。處所有司。必多爭執。各為

贛榆安東鹽城四州縣。每年各於均徭戶內審編板

本屬求寬卹

浦等場臺鹽工脚共八十三名。實為苦累。今姑以民竈二戶。苦樂貧富較之。竈戶專煮海之利。積餘私鹽。可以委輸於四境。民戶耕斥鹵之田。而迭遭菑害。未免離散於四方。竈戶上丁。一年不過出鹽十引。雖折

價二兩四錢。其實不過數錢。此外更無他擾。况額有賑濟。又領艸蕩。且民戶下下一丁。馬價紅船均徃里甲。馬艸農桑食鹽起運稅糧解戶長夫協濟等差。三倍於竈。故近年弃民投竈者甚多。今年淮安分司清審竈戶伍祐一場。增出五百餘丁。他場可以例推。此等餘竈不編工脚臺鹽。不送運司聽用。而獨累貧民。不均之政莫甚於此。合無俯念民疲。將前項工脚通行裁革。或仍於各場總催竈丁數內僉用便益等因。及據揚州府泰州申據民人盧璿楊瀾等告稱蒙編

小海等場工脚。官吏刁難。索要拜見財物。不容自當。勒詐銀十餘兩。監禁追納。或轉送運司雇替。用銀加倍。况灶戶止辦額鹽。並無別項科差。本州田地多被侵買。以致民窮。灶富前項工脚。應合除豁等因。據此。議照工脚之設。專爲臺鹽。國初民多灶少。故派之於民。卽今灶多民少。當改之於灶。况近年以來。各場轉撥運司跟官。運使二十名。同知副使并三分司判官各十名。經歷知事各三名。共占七十六名。俱聽其包雇。其餘八十七名。名雖在場。不過納辦銀兩。漫無稽

考况原設本為臺鹽。今則跟官亦非立法本意。且運司除各官祇候馬夫外。逐年又有均徭皂隸五十四名。亦足直堂跟隨使用。前項工脚實為無益病民。合無通將淮揚二府工脚盡行裁革。惟復仍行各場另於總催或空閑灶丁。輪流減半派當。或一季或半年一換。專一臺鹽。庶幾冗役省革。亦恤民之一端也。

分處糧銀以便完納疏

京通改兌

據南京運糧把總朱熊呈。照得漕運糧斛四百萬石。選洋總以備海運者除遮洋總下三十萬石外。其浙江等一十一總兌改

糧三百七十萬石。內兌運三百六萬石。該七分。京糧二百一十四萬二千石三分。通糧九十一萬八千石改兌六十四萬石。該四分。京糧二十五萬六千石六分。通糧三十八萬四千石。京倉兌改共糧二百三十九萬八千石。通倉兌改共糧一百三十萬二千石。係是舊例。嘉靖八年。該戶部議得改兌糧米。原無輕齎耗米。不穀了納。俱於兌運輕齎銀內挖貼。以致數目牽制滋弊。自嘉靖九年為始。將京倉改兌四分。糧二十五萬六千石。俱上通倉。其車脚盤剝專於通倉兌

運輕齋銀內挖貼餘剩盡數給軍免扣還官仍於通倉兌運三分糧內改撥二十五萬六千石赴京上納以抵前數初意蓋因兌運原有輕齋以足車脚等用改兌原無所耗全賴兌運挖貼為其損彼補此兩相牽制故將改兌全上通倉免扣開運軍脚以省兌運挖貼行之三四年來但查改兌全上通倉脚費亦無盡免每石仍要於兌運銀內挖貼五六分完納况江北南京等總衛所運納兌改因便水次率多不在一幫每於投文交納之際改兌者固得全上通倉兌運

者又要於三分通糧內撥補改兌四分京糧彼有此無數多混淆切詳本為頭緒煩多減省挖貼然此反生牽制須擾不便及照兌運京糧七分原係陸運近改開運車脚扣解無容異議通糧三分原非陸運不由新開開行今却將撥補改兌糧米比照七分京糧一例扣解車脚則是改兌雖免扣銀兌運又復加除出彼入此所扣惟均及照兌運既有上納七分京糧舊例又有仍改三分通糧新法改兌糧米既已盡改通倉交收却又改撥兌運赴京補約例無定規弊尤

滋甚呈乞會議一定之規庶便遵守交納據此臣等  
議得爲政之道貴在簡要今把總朱熊所言前項兌  
運既有七分京糧又有仍改三分通糧改兌既已盡  
改通倉却又改撥兌運上京補納委的事體非便反  
相牽制不清加以補納改兌京糧而作兌運扣解車  
腳尤爲貽累運政不便乞敕該部計議合無將兌運  
糧三百六萬石京倉定爲八分上納該糧二百四十  
四萬八千石比舊兌改止多五萬石通倉定爲二分  
上納該糧六十一萬二千石并改兌全糧六十四萬  
石共糧一百二十五萬二千石比舊兌改止少五萬  
石載入議單永爲常例其扣省車腳銀兩行巡倉等  
衙門查照兌運原該七分京糧銀內扣解太倉以爲  
由閘所省之數其撥補改兌一分京糧免加扣減盡  
數歸運少資羨餘給軍則事體簡便易爲遵守而交  
納不致混淆矣

預處黃河水患疏

治河

臣等會議得黃河發源於星宿海中經崑崙放於積  
石東下潼關萬有餘里其來也既高且遠其注也必

迅且怒。中間又有涇渭汾沁伊洛灋澗舉西北諸山之流而奔湊焉。以助其湍悍洶猛之勢。况自孟津而下地平土踈。易於崩潰。又且水半泥沙。勢緩則停。遇坎則滯。停滯則淤。下淤上湧。奔潰四出。湮室廬。毀城郭。侵禾稼。中原酷罹其毒。此黃河爲患之大端也。黃河自古爲中原之害。入我國朝則爲漕渠。

益徐

呂二洪水淺石惡。最爲險阨。沽頭謝溝等閘。蓄閉終日。纔一啟放。南來漕舟起剝。守淺艱澁爲甚。渡淮而北。率以一月始抵濟寧。自黃河入運道以來。流日漸

北。舟日漸利。往年出飛雲橋。則沽頭以下諸閘。不事啟閉。嘉靖九年。又由魚臺出穀亭。以下諸閘。亦不復啟閉。臣等訪問本地士夫父老。皆云。今年漕舟渡淮。順風五六日。可抵濟寧。利詭踰焉。此黃河有資運河之明驗也。黃河固爲運道之利。亦爲運道之害。蓋河流所經。遷徙無常。而其爲患。非淤則決。如嘉靖六年。沛縣迤北。湮塞四十餘里。此則淤之爲害也。又如弘治六年。決張秋東。并汶水奔注于海。此則決之爲害也。當時上厯霄旰之憂。特遣大臣前來修治。費財

動衆甚爲不貲。夫國家財賦取給東南，而財賦轉輸悉資漕運。故漕運利則京儲克，否則坐困矣。咽喉之地，治之誠不可不先且急也。然今之治河與古不同。古也專除其害，今也兼資其利。古也急於爲民，今也急於爲運。古也導之使北，以順其就下之性。今也導之使南，以避其橫衝之虞。此古今事體不同，而施爲之緩急向背亦異也。臣等受命以來，稽考圖籍，詢問父老，不敢執一己之見，必求合衆論之公，乃由上源以徂下委，自正身以及旁支，得於身親，證諸目見，較

其利害之輕重，以爲疏治之從違。雖其間節目不同，區處各異，而治之之方，大略不過疏濬築三者而已。固不敢畏難以貽患，亦豈敢無益以疲民乎。臣等考之夏禹治河，自大伾而下，灤爲二渠，大六而下，播爲九河。蓋河之流分，其勢自平也。况今漕渠窄狹，洪閘束捍，全河入運，勢自有不能容者。弘治以前，四支分流。一支由孫家渡經壽州，一支由渦河經亳州，俱出懷遠縣，會淮入海。一支由趙皮寨經睢州，出宿遷縣小河口，一支由梁靖口經碭山縣出徐州，小浮橋俱

入運河近年四支湮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

等處徑趨沛縣近又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出穀

亭口而運道大有可虞臣等後來潘司空議得黃河分以為今日之計非其分

流以殺其勢流則勢緩勢緩則沙積而易決合流則勢迅勢迅則沙未可以力勝也今看得梁靖口一支嘉

靖十一年該副使周瑯同知李仁等挑通行水趙皮

寨一支節經挑濬至嘉靖十二年該副使齊之鸞同

知王景明挑通見今行水大約河殺五分之二渦河

一支又因趙皮寨下流自睢州野鷄崗地方淤塞正

身五十餘里以致漫入平地注入渦河見今大水奔

流舟楫通行孫家渡一支又該總理河道都御史朱

裳於本年八月內行委僉事方昇等挑濬自本渡口

起至朱僊鎮止一百五十餘里工已就緒尚未放水

今議得趙皮寨野鷄崗迤下至寧陵縣地方應該挑

濬淤河五十餘里倍加深廣導引漫水歸入正河又

自睢州地名張見口起至歸德州地方郭村止應該

量築長堤一道計長一百餘里以禦泛漲梁靖口雖

已疏通下流一帶河身仍須時加疏濬自儀封縣于

莊村起舊有見淤月河一道再挑二十八里接入梁



靖口達于小浮橋。以殺北岍水勢。臣等又惟黃河北岍。自河南原武縣起。至山東曹縣地方止。歷年起築一帶長堤。以防東北入海。見今守護如遇盜賊。但爲日旣久。河流衝刷。風雨侵凌。以致坍塌矮薄處所。數多。伏秋水漲。深有可虞。今議原武縣地方王村。厥添築月堤一十里。祥符縣地名盤石口。添築長堤一十二里。北離二百步。加築月堤一十五里。蘭陽縣地名銅瓦廂。幫築月堤九百九十步。仍開濬對岍月河五里。考城縣地方蔡家口。自第三堡起。至清涼寺山東

界止。創築月堤一道一千九百九十步。其餘矮薄并臨時衝涮去處。量爲修築。臣等再照黃河一支於嘉靖九年水漲北徙。卽今已過魚臺。誠恐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于海之勢。議者欲塞岔河之口。以安運河。臣等以爲其可慮者有三。蓋岔河水勢洶湧。遽難堵塞。先年侍郎崔巖築塞本口。用工三月。止餘四丈。雨霽水漲。一時衝蕩。不克完合。此其可慮者一也。又本口縱使冬春水涸。幸而塞之。其性旣逆。其流必激。夏秋水漲。不決黃陵崗。則決李居莊等處。

故北岬一帶三十年來無衝決之患者未必非此口有以殺之也。今欲塞之可乎。此其可慮者二也。又本口既塞則徐州迤上至魯橋一帶流沙停滯二百五十餘里遠道必皆淤涸。山東諸泉水微又不足以濟之。且挑淺置閘必須數萬之夫。數月之久方可完工。亦不能如今日之利且速也。况來年進貢運糧等項經行在邇豈可一日不通。而坐待挑濬之成哉。此其可慮者三也。夫塞岔河之口可慮如此。誠有如都御史朱裳所謂奇而險者。臣等考永樂九年侍郎金純

亦曾引河水自開封入魚臺塌場口以濟運道爲今之計亦惟資其利而防其害耳。議將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仍於要害去處砌之以石以禦橫流量置石壩以洩暴水又自城武縣苟村集大隄頭起至濟寧州地方止創築縷水大堤一道計長一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仍將魚臺縣城北小屯起至穀亭鎮南店頭止開挑淤河引水入運河以殺魚臺城之患。至於金鄉魚臺二縣被水居民乞救巡撫衙門查奏量爲蠲免以蘇其困如此是爲順水

之性不與爭地。若其河流日久，渠道漸深，不至泛漫，庶亦永爲運道之利也。臣等又以河經園陵，所宜慎重，會同各官再四相度，議得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縣，會合淮流，至鳳陽縣地方經過。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過。祖陵除皇陵地形高阜，去河三十餘里，水患難侵，無容別議外，其壽春王陵臨河南嶺，相去一百二十餘丈，最爲逼近，將來衝決之患難保必無。泗州祖陵，東西南三面河水圍抱，西面去河頗遠，南面僅十里許，東面五里許，况又南有

盱眙山障，水不得南行。一遇河漲，三面泛溢，北侵陵所。訪得正德十二年淮水暴發，壽春王陵滄沒五尺有奇，至今門廡水痕尚存。祖陵垣牆亦曾浸及，今看得黃河已有一支分入渦河，若復放孫家渡一支，水勢當增數倍，中經園陵，委有干碍。夫黃河爲患，其在下民，尚可改圖，今東衝有傷於運道，南注有碍於園陵，反覆思惟，實爲難處。臣等欲將孫家渡且勿放水，候渦河壅塞之日，方將本渡口開放，其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埝，以漳泛溢，壽春王陵北面包

砌石岍以防衝決。但黃河水勢難測。雖增石岸。難保無虞。况園陵基本所在。恐有傷犯。事體重大。不敢輕舉。乞敕禮工二部會議。差官帶領欽天監。諳曉地理官員。再行相度。果無別碍。取自聖裁。行令總理河道。并巡撫衙門。將前堤岍如法築砌。倘有干碍。徑自奏請定奪。臣等又看得淮安清江浦河口。正當河淮會合之衝。近年黃河水漲。灌入本河。以致淤淺。阻滯糧運。節經挑濬。已費十萬餘金。而淤淺如故。蓋以漕舟鱗集。臨時止用小船。水中挑撈泥沙。用力雖多。見

功實寡。臣等議將板閘迤西築爲土壩。下流放水。使河身乾涸。併工挑濬。務令深廣。就將所挑泥沙。築爲堤岍。以禦外河漲水。其新莊清江等閘。仍行令管閘官員。如濟寧閘事例。依時啟閉。以防乾涸。至於伏秋水落。復開照舊行舟。再照古人治河。常先下流。下流通則上流疾。此勢之常也。禮云。四瀆視諸侯。故江淮河濟。謂之四瀆。瀆者獨也。獨入於海也。今則河淮二瀆合流入海矣。又淮水獨流入海之時。海口兩旁。各

有套流。及安東上下一帶。又有澗河。并馬邏等港。以分水入海。是以上流無潰溢之患。卽今黃河匯入於淮。水勢已增三分之一。而澗河馬邏港等處。湮塞已久。其入海諸套。又經歷年沙淤。而海口迎潮流沙日積。愈加狹隘。每至伏秋。水漲不能速洩。下壅上溢。致梗運道。滄沒地方。爲今之計。若將前項海口套沙。并分水溝港。盡復其舊。斯爲全利。但黃河會淮入海。經數百年。淤塞不止數處。若一時并工疏濬。爲力似難。合無先將緊要洩水溝港。如甘溝菊花溝。通澗河七

十五里。馬邏港四十餘里。羊寨港三十八里。并北洶等溝。量開一二處。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隻往來。肥盪其餘原有今淤分流處所。斟酌次第爲之。淮安新城河北淤灘。亦行挑濬深廣。如此不惟分河之流。以廣入海之路。而益漕運。與民利。兼得之矣。臣等又惟黃河經流。未有數十年不變者。卽今河出魚臺。雖借以利漕。而流久沙高。一旦他徙。徐沛南北。必皆乾涸。則濬泉瀦水。以復國初宋禮之舊。尤不可不預爲之所也。議將山東諸泉。查照舊規。大加疏濬。以匯于汶。

河再將南望湖堤一百餘里照舊修築原設開壩通行查復漕渠淤窄處所挑濬深廣庶潦有所瀉旱有所取則徐沛之渠不思乾涸雖岔河之口日久自塞亦非所慮矣及照前項工程大約計算合用雇夫買料等項銀不下二十餘萬兩卽今河南山東并淮安等處連年災傷重以此役實爲不支乞京戶工二部會議前項錢糧或照先年開河事例借留兩淮運司餘鹽銀兩或別項處給分發河南山東并淮安府聽總理河道并巡撫衙門選委廉幹官員專管支放後有不敷量將各處頗收地方徵價應用工完之日通將用過錢糧稽查明白造冊奏繳臣等切照水之爲患者莫如黃河而水之難治者亦莫如黃河况今之治河又與古不同臣等前所云者○是○欲○以○難○治○之○河○而○治○之○盡○如○人○意○故○愈○見○其○難○也○臣等材識愚劣所見所處止於如此然亦豈敢自謂相度無遺區畫盡善而必其說之可行哉

僸運糧儲疏

一速船料以免誤運據湖廣江西等總運糧把總劉

節等呈稱。漕例十二月駕船赴水次領兌。則造船必先於九月給料。十一月造完。方不誤兌。近年軍民料價多不依時派徵。延至次年二三月。或四五月始得給領。打造又須五十餘日乃完。是未裝運之時。而過淮到京之限已違。甚至有六七月尚不給領者。往年糧多折色。船有減存。遲造一二。尚可支持。今年全運本色。儘數用船。豈容停緩。負累旗軍。或揭借債負。或鬻兒變產賠造。甚至弃糧逃避。須幫官員無計可處。或將糧米加派別船帶運。或那借官銀收買民船兌

裝。若不勝言。呈乞議處等因。據此。臣等切惟漕運必資於造船。而造船必先於辦料。故官軍三民七。軍衛有司出辦之例。近來各掌印徵料官員。多不以運務爲重。任意因循。不惟拖欠。或遂侵那。致誤造船。遂稽起運。而住俸問罪降級。獨歸運官。彼無干預。夫患不切已。是以視如秦越。而漫不加意也。誤運之端。實由於此。合無通行各該巡撫都御史。無巡撫處者。行巡按御史。嚴督各該司府州縣衛所。各將年例軍民料價。預爲派徵。務在上年九月以裏給發。若徵收未完。

聽將在庫別項官銀借給候徵完補還如有違慢十月  
二月終不完給者將府州縣衛所收料官住俸正月  
終不完給者府州縣衛所各掌印官住俸收料官仍  
革去冠帶首領官吏提解漕運衙門問罪延至四月  
終不完給者都布二司并府州縣衛所各掌印并催  
料收料官一體叅奏提問府州縣衛所官降級文職  
起送吏部別用軍職發回原衛帶俸差操中間若有  
侵那等項情弊從重究問比照遲糧事例載在議單  
永爲遵守庶法例嚴明而料價早完船造及期而糧  
運不誤矣。

一均法以濟造船查得各總淺船南京中都江北上  
東遮洋衛所造於淮安清江廠湖廣浙江江南江西  
各造於各該處所及查議單內一款淮安清江廠管  
廠指揮千百戶等官有犯比照運糧事例聽漕運衙  
門提問若犯該充軍爲民降調罪名問完奏請發落  
此惟以淮安清江一廠官員載在徑自提問之例其  
湖廣浙江江南江西各造船指揮千百戶等官未經  
議及切緣造于淮者漕司朝夕得以覺察且有提問



之例。故各官有所警畏而不敢慢。至于湖廣浙江江南江西各處者。既從其便。又無提問之例。是以委官無所鈐束。全不畏憚。往往作弊誤事。如今歲鎮江衛委官指揮張儒。千戶李希賢。侵費料價。耽誤造船。稽遲糧運。足爲明鑒。且各處雖去淮稍遠。而造船皆漕運之急務。事當畫一。今淮安清江廠官員有犯。既許其徑自提問。而他處管廠官員違法。須待叅提。不獨事體有偏。抑且人心玩愒。合無將湖浙江西江南等五總。但係考定。或委管造船官員。自指揮以下。有犯照依江北清江廠事例。徑自提問。補入議單。庶漕規振舉。人心畏服。而造船不誤矣。

一均行糧以濟僭運。據遮洋運糧把總江川呈據所屬定邊等衛運糧千百戶于江等呈。備旗軍王釗等告稱。先年本衛并神武中及通州左右四衛。天津等三衛。德州并德州左二衛官軍。專兌山東德州水次糧米。運赴京通二倉。上納號曰北直隸總。設把總一員管理。自德州水次至張家灣。水程不過七百五十餘里。又係一水之地。每軍閏支行糧二石。頗穀食用。

後於嘉靖二年，議將北直隸定邊等九衛改併遮洋

地故改各遮洋也

總，每年駕船前往小灘鎮領兌，河南山東二省糧米，復自小灘鎮運赴薊州倉上納，往返水程約有三千三百餘里，道路寫遠，難於轉輸。完限已蒙改擬行糧，尚未加添，切思本總舊運長淮泗州等衛，每軍行糧二石八斗，釧等水程比伊不甚相懸，行糧乃少八斗，及思山東總下臨清等衛官軍運納京通，俱支行糧二石四斗，釧等水程較彼加倍，行糧反少四斗，實爲不均，告乞轉達議處等因。據此，臣等竊惟行糧有多寡，蓋以地里有遠近，立法之初，參酌適宜，固不容改。但今各衛改入遮洋，往返程途比昔增遠，故完糧期限先已具題更改，所支行糧似應添給，合無將定邊等衛官軍行糧比照臨清等衛事例，閔支二石四斗，改載議單，通行遵守，庶官軍足食，事體均平。

一添設閘座以益糧運，據湖廣蘄州等衛運糧指揮李緒等呈稱，天津相距通州河道約有二百餘里，內多淤淺難行，糧船到彼，挨過一淺，動經旬日，或百夫併力牽挽不停，或四散雇剝，紛然爭競，近年覓船尤

難不得已。闌借回空。淺船剝運。動經一月。甚至四十餘日。始得抵灣。以致糧納耽遲。船回阻凍。議者應於鄆縣河西務楊村地方。各建閘座。若遇水小。則隨宜啟閉。免盤剝之勞費。若值水大。則開月河而行。所費工料。動支太倉。扣省由閘銀兩。庶一勞永逸。糧運甚幸。臣乞議處等因。據此。臣等議得。前項河道。水勢消長。無期。沙淤淺阻。不一。每因盤剝。遂致耽延。爲害實深。若設置閘座。蓄水行舟。爲利甚大。但地勢水勢。猶須詳勘。切見通惠河開復之初。亦或有難之者。及其功成事濟。浮議始息。乞敕該部會議。合無擇委習知水利官員。親詣彼處。督同管河等官。逐一踏勘。如果事體相應。公論允合。就便估計工料。修建閘座。亦利運之一端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編輯

宋徵璧尚水 吳培昌坦公

宋存標子建叅閱

漕撫奏議

疏 馬 卿

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疏 開治運河

臣據工部管理河道郎中鄭鋼呈據委官徐州知州魏頌等各會呈前事勘得徐沛一帶河道自胡陵城



閘起至沽頭三閘并謝溝新興黃家閘下至徐州止共閘七座俱係運河先年河身低下閘座成規啓閉以時泉源接濟自濟寧直達徐沛復有嶧山滕鄒等縣諸泉或由金溝淺而入運或匯昭陽湖而積水舟楫順利糧運通行自正德年間黃河缺口流出沛縣飛雲橋地方西水東注漫漫各閘自後飛雲橋淤塞河水復自魚臺漫入運河然流衝奔突無常引河濟運利害相半河流便于行舟閘座日就頽廢今年八月以來黃河遷改將原出穀亭口以漸淤塞岔爲

二股分流十月以裏通將二處淤塞斷流各閘淤淺舟行艱難但河性通塞往來莫測目前惟當疏濬淤淺修復閘座以通漕運先事預處以復舊規必須併工急挑方不有誤今沿河中流逐里測量自胡陵城閘起至沽頭上閘止計五十七里零一百二十丈各淤淺不等俱該挑濬自沽頭上閘起至黃家閘止內止淤淺三十七里亦該挑濬河面廣濶忌難挑濬兼恐水流散漫各里俱用挑濶一十丈爲準職等公同各官每深廣一尺取泥稱重一百四十斤每筐可擡

泥一百斤。仍計自河至所。廣狹若干步。每夫每日可

濬河以。擡泥。為。

擡泥筐數。如閉閘禁水。併工急挑。則每四人擡泥一

夢若。晉。泥。近。處。直。雨。水。旋。復。流。入。河。矣。

人取泥。通融。每夫每日可擡七十筐。明年春早。自正

月十五日起。至二月終止。除風雨休息。每夫實做工

三十日。自胡陵城起。至沽頭上閘止。應挑淤淺。每里

該用夫二百八十名。計五十七里。共用夫一萬五千

九百六十名。自沽頭閘起。至黃家閘止。應挑淤淺。每

里用夫一百四十名。計三十七里。共用夫五千一百

八十名。更修閘七座。每閘用人夫七百名。共用夫四

千九百名。通計用夫二萬六千零四十名。等因。職等

會同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親詣各該地方

覆勘。與各官所議相同。會議黃河斷流。不濟運河。修

復閘座。事所當先。濬河修閘。通用夫二萬六千四十

名。今照舊例。于淮揚二府。徐州正派。并調各處淺夫

不足之數。乞賜量調。附近黃河等夫。并雇募應役。各

于年裏。派調停當。各府州縣。委官分部。預備濬河。筐

杠。欵。鏹。器具。完備。各于正月初間。委官督領。刻期到

工。內均徭編夫。自備工食。但加賞勞。正派夫役。照例

日給食銀一分五厘。雇募人夫。照例日給工食銀三分。仍先于年裏估計閘座停當。分投采取石塊。動支河道椿草。各項銀兩。買運石灰。鑄造鉄錠。并椿艸板木。打壩修閘物料齊備。及動支舊開河剩下徐州各廠杉木石塊。先儘取到。俱候凍開。興工修理。閘座挑濬淤淺。自正月十五日起興工。至二月終止。刻期在糧運未到之先。一併完工。若雨水勻和。泉源克溢。斯則閘座無窮之利。但恐天時亢旱。諸泉之水。不足以供各閘之用。糧運阻滯。事勢急迫。則于黃河梁靖口

迤透岔河。設法疏濬。下從泥河出孟陽泊口。以急濟漕運。寧費財力。亦不敢惜。及查先年黃河流決。閘座不用。原設專管沽頭等閘主事一員。并各閘官吏。俱盡裁革。閘溜淺舖人夫。十留一二。餘皆革去。目今各閘。既已興復。原設主事。并各閘官吏。俱乞奏請銓補。撥充各淺人夫。俱照舊編派。其人夫工食賞勞。并采運石塊。備辦絲麻石灰物料。人匠工食。俱于河道貯庫銀兩公用。事完造冊繳報。再照運河久淤而初通。尤宜申明舊規。遇淺卽行盤剝。嚴禁例外。不得多帶。

客貨。庶閘河通行。糧運無阻。會呈到臣。會議得河性罔測。難以預度。若使水漸南趨。則濟寧下及徐州淤淺。必須盡濬。以復永樂至弘治百餘年來閘運之舊規。但目前數百里汗淺挑濬。且明春糧運在邇。事勢迫切。工役巨繁。而將來糧運。不免照常由閘積水行舟。較之數年舟行閘面者。不同如水漸北趨。則仍濟漕河運舟。誠爲順利。但黃河難禦。而閘河窄狹。不能受黃水十分之一。今已逼近濟寧。萬一漲溢衝決。則天井以下一帶閘座。必皆盡壞。下及徐州三百餘里。

淤淺日甚。或以漸北徙。則先年北經曹單下衝張秋。故道亦有可虞。尤爲運道無窮莫大之患。二者均爲有利有害。而輕重不可不權。詢謀不可不審。防禦不可不周。且事連三省。關係匪輕。已經會行各官詳議。續據回報到臣。會同揔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得建閘積水以通運者。先朝百餘年之舊規。藉黃河之水以濟運者。邇年一時之近利。黃河一遷改。雖河性罔測。而先事當防。國計至重。豈容少緩。徐沛百餘里間。凡運道之淤。閘座之



頽廢者。目前舉須修濬。各官所議利害甚明。經畫六當。前項人夫。合于淮揚徐三府州儘調河道淺閘塘壩黃河等夫四千名沛縣空閑接遞夫二千四十名俱係均徭編僉。各令自備工食。但每半月量加賞勞。正派人夫一萬名。照例每名日給食銀一分五厘。雇募人夫一萬名。照例每名日給工食銀三分。但閉閘絕水。則人力易施。入水取泥。則成工難必。照得濟寧南旺河道。例該三年兩次大挑。嘉靖十四年春。適當應挑之期。例該工部等河郎中呈部奏請。于二月初

一日興工。至三月終止。閉閘絕水。禁止往來鮮貢船隻。係是舊規。合無趁今大挑之期。預于年裏將前項人夫起派雇募調發。修閘灰石等料。俱于年裏買辦到閘完備。俱候春初人夫于正月十五日以前到工。上自南旺。下至黃家閘。閉閘絕水。禁止往來鮮貢船隻。畫地分工。并北河原議夫役。亦合量增。併力挑濬。修理通期。二月終。三月初完工。以俟皇木糧運早至。臣等仍申飭運卒。不許例外多帶貨物。臨期再行多方疏引接濟。若夫果不敷量。爲添雇。以期國計無誤。

再照徐沛河道廣濶，閘座稀少，較之濟寧河狹閘密者，猶有不同。是以故老相傳，先年運舟有累旬累月，方過沽頭三閘者。况今淤淺量挑，閘座新復。若果將來天旱泉微，皇木糧運阻塞，事勢迫促，方如各官所言，將梁靖東流岔河下至泥河量加疏道，以圖急濟。此則甚不得已一時之權也。乞勅工部再加計議，早為上請，行下臣等施行。

備運糧儲疏

漕運五議

議照漕運舊規，歷歲既久，經議頗多。百凡舉措俱有定制，自我皇上御極以來，百政一新，勵精圖治，中間一切弊政，無不釐正。臣等謹當遵守，罔敢怠忽。但行之年久，其間亦有法例未備，政尚遺闕者。臣等謹據一時之愚，條陳六事，上塵睿覽。

內、刪、一、條

一、改折色以恤災荒。據直隸淮揚等府申稱，所屬地方亢旱全災，臣已另行具奏。及訪得江南淮比等處，俱各旱乾，卽今交秋，西成無望。計已成災，各地方撫按等官，必有奏報。臣待罪總漕，則今年兌運糧米，誠不可不預為計處，以重國計而恤民命也。查得以前

災傷年分，皆派有折色。自臣承乏漕運，嘉靖十一年，

糧斛除折色支運外，本色派該三百餘萬石。嘉靖十

二年，欽奉 聖諭，全徵本色。數內止准河南改兌折

銀七萬石。嘉靖十三年，復全徵本色。通無改折。姑以

兩年較比，十一年共多徵本色二百萬石。况往歲江

南江北，各有災傷。然猶間有收穫之處，臣限各官多

方催督，幸俱早完。然本色加耗甚重。比之折色所費

幾倍。兩年全徵，東南之民力竭矣。運軍往年糧有折

色，則船有減存，得以休息。今兩年全運，而軍士之疲

勞甚矣。乃復遇此數省全災，軍民困苦，若不量改折

色，其何以堪。臣備員摠漕，以國儲為職，豈不欲全運

以自見微勞，而顧欲蠲減以取避難之嫌哉。誠見地

方災傷，恐督責雖嚴，終不能完。一年誤運，則數年不

復，誠不可不預為之慮也。夫連歲全運，臣于運船不

足者，俱已造完。軍士逃缺者，俱已僉補。河道不通者，

俱已濬復。則運事之至難者，臣固已竭力為之。則是

今日無難可避，而所難者，特地方災傷之甚耳。誠惟

民為邦本，國儲之所自出，不可有傷。若處置得宜，則

飢疲得蘇。儲蓄無損。而國與民皆受其利。處置失宜。則死徙立見。糧運可完。而國與民皆受其害。一得失之間。而利害之相去遠矣。臣請先言其害。而後及其利。夫湖廣江西。運行萬里。且地方廣濶。水次窮遠。民鮮積穀。今遇全災。雖有錢貨。無所收糴。而况民貧之極乎。其勢必至于誤運。浙江蘇常等處。田雖膏腴。而稅糧素重。邇年糧長疲敝已甚。是以數家朋當一名。今連歲全徵。則疲敝亦又甚矣。東南之地。財賦之所自出。以浙江蘇松常鎮歲運將及二百萬石。當天

之半。稍寬于今。則猶可復于後。古語曰。竭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若復全運。在豐歲猶難。而况災傷乎。東南財賦之地。誠不可不深念也。兩淮之間。鳳陽爲根本重地。而民貧尤甚。淮安地方。黃河二水下流。十歲九淹。重以旱蝗相繼。二十餘年。民之流徙。十居七八。州縣不支矣。况近挑濬開河。及修理祖陵皇陵。比之他省。尤爲苦累。數省災傷若此。疲敝若此。全徵本色。督責之下。剝膚椎髓。鬻妻賣子。苦楚萬狀。豈盛世之所宜見。此民之害也。當此荒年。軍士

月糧必至有缺。運卒家口何所仰給。行糧恐亦難徵。夫豐穰之歲。竭作尤難。况兩年全運之後。重以災傷。居者待哺。行者缺食。莫相救恤。此軍之害也。夫軍民之力不堪。必至于悞運。一歲誤運。則來歲不可併完。必至再誤。况今太倉崇明等處。盜徒有潜伏之机。湖廣江西俱災。水賊有竊發之執。飢饉所迫。何所不至。則意外可慮之患。安保其必無。則亦國之害也。苦無轉害為利。亦在乎處置之間耳。臣查得以前節年災傷。無不減折。嘉靖七年折銀糧一百七十六萬石。有

零。嘉靖八年折銀糧一百七十萬八千石。有零。嘉靖九年折銀糧一百五十二萬九千石。嘉靖十年折銀糧二百一十萬石。嘉靖十一年折銀糧一百萬石。嘉靖十二年分。聖諭全徵本色。蓋以財為浮貲。而糧為實用。誠經國之遠猷也。但執有常變。時有權宜。濟時之急。所以為善後之計也。伏望比照往年災傷之例。將今歲糧運多派折色。則貧民免貴糶之費。加耗之費。脚價之費。軍士免行糧之費。修船之費。盤剝之費。此軍民之利也。臣非敢以軍民之小利損國計也。

時不得不然也。夫方今修理九廟宮殿，軍士月糧，多克工價。及聞京畿近來米價頗減，若多放折色二三月，每石量爲加添常數一二錢，不爲後例。則軍士不勝感激，而太倉之粟可存數十萬矣。今歲災傷，旣蒙多派折色，則糧運易完不誤。待後豐年，仍徵全運，則民力不虧，而國計無損矣。况今京庾充羨，寬民于災傷之時，則邦本不虧，租賦有出，固亦國之利也。抑臣又有一得之愚焉。若將折色銀兩招商和糴，則亦無損于本色矣。唐陸贄奏請減京水運儲蓄軍糧事，議

略曰：封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于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于積食而嗇于貨泉。近歲閑輔之地，年穀屢登，田農之家，猶困穀賤。江淮水潦，漂損田苗，與凡時常米貴加倍，宜減水運，請和廣糴。若待運錢到京，則恐收糴過時，宜貸戶部庫物，依平估價，以候折填。所貸論者，以贄議深合時宜。今大江南北旱災數千里，竊聞京輔之地，頗爲豐熟，適與贄之所論符合。若趁時招商，但稍加其值，平其收，宜無不樂從者。今若准贄議，借出庫銀招

商糴買粟米百餘萬石。待解到折色銀兩補還。則亦不失四百萬石之數。而國與民俱利矣。乞勅戶部再加詳議。如臣言可行。准照前項災傷年分事例。不拘正兌改兌。或本折相半。派徵其災重者。又爲量改支運。仍乘此京輔豐穰。早爲糴買粟米補運之數。則天下幸甚。漕運幸甚。

一復舊規以息爭端。據江北等摠運糧把摠等官朱鸞等呈稱。今歲江船比之往昔尤難雇覓。大抵船戶苦畏守候。所給脚米本色折色。悉任有司自專。年豐

米賤。逼令兌米。年歉米貴。却令折銀。軍旗糧里船戶處處紛爭。以致久稽。實爲運道之累。呈乞裁處。據此隨據直隸常州府宜興等縣申稱。上年七八月間。山穴水發。田禾淹沒。秋糧正米尚徵未完。一槩脚米。常年每石折銀五錢。合無仍照舊例折兌。軍民兩便等因。據此爲照舊例。江北南京等摠歲運江南并浙江糧斛淺船例不下埧。原係民運瓜淮水次交兌。成化年間。糧里推稱浩費。議改官軍雇船過江。就民領兌。每石加與過江脚米一斗三升。後又議擬不論年歲

豐歉每石折銀五錢後州縣徵兌稽遲致累久候船戶畏難躲避計串執要土豪往往打搶甚至毆死人命又該漕司具題仍令有司糧里先期自備或定價雇覓誠爲允當官司便于催督埠牙易于召雇河港熟知找尋船戶不敢抗違執豪不敢欺奪况例有一般水脚別無浩費已行四年之久實爲便益後有蘇松等府崑山等縣糧長歸瑞等要得脫避奏告有司雇船費害繁多仍要軍雇及該江南巡撫都御史陳祥亦題前因通該戶部議題自嘉靖九年仍復軍雇

脚米一斗三升徵完本色隨正交兌不許折銀開載議單竊以爲軍民之雇船其出價一也船戶之領載共受價一也民雇浩費則軍雇獨輕減乎况糧里姦猾豐年米賤則欲本色凶年米貴則欲折銀爭講不已輾轉申擾且又羈延守候是以每年船戶臨期遠避有司視如秦越不與協理埠牙代彼隱護不肯召集甚至糧遲故行趕散官軍畏懼兌限緊急未免支河深港四散尋雇奈何船戶頑野朝則聽從夜則颺去或奪蓬猫質當或留軍旗押管輒被齊擁呼號集



衆圖賴中間受財脫放之弊亦難保其必無而擄船之議遂起雖經嚴行把摠等官多方鈐治而其弊終莫能絕執使然也前該漕運都御史劉節及接該臣等屢言前項軍雇不可爲常瓜淮水次民兌已成往當復事必不可再行瓜淮水次俱未蒙俞允而臣等復以爲言者誠見其不可而不得不復言也夫民雇則與船戶兩平交易各出情愿船戶不至逃避糧長不至強逼軍雇則找尋船戶勢所必爭強逼必至于鹵船不強必至于誤兌竊以軍民船戶皆朝廷之赤子也惟處之得當各安其所則無爭

而勢可久矣夫不揆于事理而各爲其民各爲其軍各爲其鄉者皆私也合無乞勅該部從公議處無分軍民船戶惟主于便而無泥于故或令糧長仍照舊例自運至瓜淮水次交兌通免其脚米一斗三升若以爲過江不便于民則令糧里自雇船隻運軍止赴水次領船交兌糧里自與船戶隨時平價自相講議雇覓或官司爲其區處而運軍不與焉免其過江米七升以爲雇船之資仍留六升照舊給軍以爲過壩盤剝之費如此則運軍無鹵船之弊船戶無虧價之

苦糧里無遠兌之勞處置均平各得其所尤爲便之甚矣

一造剝船以濟糧運照得天津相距通州河道約有二百五六十里內多淤淺難行軍船到彼俱雇民船起剝每米百石遠者要銀三四兩近者二兩八九錢近年民船稀少雖加水脚亦難雇覓各摠等官只得攔借回空淺船起剝動經四十餘日方纔回南自張家灣長店等處擁集空重糧船無慮六七千隻進退往返卸糧起載不能脫離且恐凍阻之患風火之虞

誠非細故切見通惠閘河置造剝船設立經紀甚爲漕運大便臣等查得淮安府庫收有上年扣還打造剝船餘塩等項銀兩合無借支三萬兩大約每五十兩造船一隻并隨船桅蓬等件共造剝船六百隻每隻約裝糧二百餘石候今冬委官前去儀真等處買木督造完備差人駕送河西務楊村等處停泊行委河西務鈔關主事督同彼處管河把摠指揮管理訪拘彼處殷實軍民立爲經紀名目將船編號註簿給付承駕每遇糧船到彼用船起剝俱聽撥給腳價照

依常年雇覓民船則例給發其所借造船行令通倉坐糧員外督併經紀摠甲于應給腳價銀內查扣每隻一年扣銀五兩六百隻共計扣銀三千兩年終給發各該把摠領回還庫不過五年之間可以補足一半以後免扣以爲經紀之利如或糧運擁到前船數少不能接濟亦許旗軍取便雇募民船相兼剝運不許專靠官剝耽誤限期每年糧運事畢其冬春閑曠之日及白河水長不用起剝皆聽近便剝載客貨覓利修船使其樂於趨事仍以七年爲限其限內損失

者責令經紀賠償若限外頽壞者委官驗實呈報漕司添價修造悉聽鈔關主事管河把摠提調不時點驗修理如有盜賣等弊從重追究如此糜糧運不致耽誤淺船可免無他患矣

一定考選以裨運政查得先該戶科都給事中盧亨等題准戶部會同兵部將運糧一十二摠都指揮并漕運衙門將運糧各衛所指揮千百戶嚴加考察中間果有廉幹有爲者存留管事貪婪無爲者盡行革去另選相應官員更替正德五年又該漕運都御史

屈直奏准漕運把總等官三年以上果有廉能幹濟運糧依期不致借債者准于實職上陞一級正德十六年又該戶部題准行令本部僭運監兌等官一體體察開具賢否揭帖預送戶兵二部以憑訪察又自嘉靖元年爲始一年一次考察至嘉靖七年又該戶兵二部會議題准三年一次考察以爲定規嘉靖八年復該監察御史吳仲題准仍照一年一次考察俱經欽遵外切惟用人之道固在考選然人之賢否未易遽知必歷試而後可見古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方今文職考察在內者六年一次在外者三年一次武職考選軍政亦五年一次獨于運官歲一考察則一時之毀譽未必得真而功過亦難覈實徒使人無定志凡事皆存苟且之意矣合無自嘉靖十五年爲始通行各處撫按官會同監兌部官將運糧把總衛總所總官員賢否俱一年一次體察實迹明白開具揭帖送戶兵二部積候首尾三年之期漕運都御史摠兵官將各官賢否三年得失事蹟開具揭帖送部照例會考以定去留中間若有貪殘實跡或被

劾事發者，亦聽不次黜罰，不在此限。如此，庶考察得真，人有定志，各思自勵，而運政可修矣。

一嚴兌限以速運納。查得議單內一款，監兌官十一月終前到水次催兌，正月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者，府州縣管糧官領運千百戶提問，各住俸半年。三月終無船無糧者，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領運指揮千百戶提問，各住俸一年。俱已三分之一為限，仍先各革去冠帶，戴罪催餉。若延至五月終，船糧不到者，不分多寡，將布政司府州縣管糧官領運把總并指揮千

百戶通行提問，各降二級。文職別用軍職差操。又一款，江北官軍兌本府州縣糧米者，限十二月以裏過。淮南京江南直隸官軍兌應天蘇松等府州縣糧米者，限正月以裏過。淮湖廣江西浙江三總官軍兌本省糧米者，限三月以裏過。淮山東北直隸二總官軍兌本處糧米者，限正月以裏完報。遮洋官軍兌山東河南糧者，限三月以裏完報。又一款，山東北直隸衛所原限五月初一日完，近改四月初一日完。江北直隸并鳳陽等衛所原限七月初一日完，今改五月初

一日完。南京江南直隸衛所原限八月初一日完。近改六月初一日完。浙江江西湖廣衛所原限九月初一日完。今改七月初一日完。違者各聽叅究等因。節經通行外。爲照民之有糧。易得花費。而官之徵糧。貴在及時。今各該有司官員當收穫之際。不行催徵。過冬過年。只待花費殆盡。至次年正二月間。軍船坐守。監兌官催迫。方纔拘民追糧。此卽江北官軍過限之始矣。及查先年建議。旣將完糧限例改促兩月。而嚴兌限期。未經論及。是以有司不以兌限爲重。或無糧

詐稱有糧。百計支調。及旋買粗惡糠粃。不肯晒揚。爭講補潤。甚至聚衆互相鬪毆。詞訟紛紜。如今年南京等摠衛所。正月間。官軍船到江西吳城水次。守至四月半間。有司糧米。方纔運到。開兌中間。糧長名下。尚有掛欠籌解。拖欠脚價。耽誤官軍。守至五月。方纔處完。是在水次。已違過淮之限。過淮已違完糧之限矣。蓋州縣各官。每以徵糧之遲蚤。不繫黜陟之損益。雖有住俸贖罪。糧里爲之包賠。革去冠帶。上司爲之姑息。其所畏者。惟降級耳。若不申嚴兌限法例。則人心

日漸玩愒。欲其體國盡職。而自速完兌者。百無一二。則是兌限不獨當嚴于運官。而尤當嚴于有司。及照兌糧舊限。五月終無糧。方始降級。則三四月間皆彼怠緩之時也。後雖喫緊圖免降級。不過兌完而事畢矣。過淮違限。完糧違限之罪。彼實貽之。而運官實受之。運官經年住俸。甚至降級。而有司皆無與焉。不惟貽罪運官。且相欺陷。故違而致誤國計多矣。合無議行各該撫按督責有司。今後秋糧務在收穫之後。即時開倉徵收完足。照例十一月運赴水次聽候交兌。

若正月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者。仍照原議住俸。奏撫按衙門提問。二月終無船糧者。照三月終例。監兌官查叅行漕運理刑衙門提問。若延至三月終。船糧不到者。將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領運指揮千百戶提問。各降二級。四月終船糧不到者。連布政司掌印管糧官領運把總通行提問。亦降二級。文職起送吏部別用。軍職發回原衛帶俸差操。以上四等。照舊俱監兌官。于兌完之日。卽爲查叅。不許遲緩姑息。如

下級之例。惟均而嚴限之心。俱警徵兌得早。可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責過淮之限過淮既早可責完糧之限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編輯

郁繼垣選士參閱

舒楊二公集

奏疏 舒芬

隆聖孝以答人心疏 諫止北狩

臣聞帝王之行莫大於孝而其事莫大於送終故仲尼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言天子



之道惟孝足以答人心也。孟軻曰：事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陛下之欲聖孝，豈有大於今日之送終哉？方慈聖康壽太皇太后之崩也，中外臣民皆以爲陛下向在宣府，稱是家裏身閒心樂，歡喜自在，必不歸也。詎意聞計之日，奔走哭臨，此聖衷一念天理之發，可與爲虞舜周武者，真出於常情測度之所不及也。臣雖哀號摧裂之際，竊喜陛下英斷，謂或曲從易月之遺詔，必不能已於終喪之至情，是當三年之內，深居九重，無復外

出，移所以哀慕痛切於大行太皇太后。者以朝夕問安侍膳於慈壽皇太后也。誠如是，則順德應於天下，令名垂於後世，舜武之孝可竝稱矣。前日之狩懷來，居宣府，天下之人方大疑之，今日必釋然曰：皇帝明聖，非無事而空行，必有故而暫出，不然何其至孝，與古帝王相似哉！荒繆淫嬉之謗，可以白於後世矣。昨者復聞傳奉聖旨云：大行梓宮近於開隧，欲往山陵，自行親視。臣竊疑陛下此舉，乃一念天理之未克，人欲復得以乘之也。蓋天理人欲之幾

甚微。非講習之素。未有不以人欲爲天理者。何則。於禮或違。於法或乖。則事雖天理。亦人欲也。陛下欲視山陵。以伸追望之情。固天理也。但以法論之。不知祖宗以來。有此故事乎。果有之。亦當謀於公卿大臣。而後往。如其無也。則是哀不中節。而入於人欲矣。又欲於隨侍一應人員。及擺路軍士人馬。都不必用。但少擇隨身輕騎徑往。是陛下不以一己之哀痛。致臣民之悲號。亦天理也。但以禮論之。不知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難。有此輕身者乎。不然。則警蹕侍衛

之嚴。何用于宮闈之內也。此可見陛下孝誠之未至。天理之未克。而人欲得以乘之也。陛下不亟審察。則人欲之乘。無有窮極。臣恐一騎北奔之餘。目中無山陵。而有宣府。雖大行梓宮。有不遑恤者矣。聖德剛明。必無此過。但人欲之攻天理。其執斷有不可者焉。萬一視陵之後。此心莫制。而遂出關。則是惟陛下荒繆淫嬉之謗。終不可以白於後世。群臣不肖之罵。天下亦不肯少貸。以爲陛下自疎絕之。而善無與入也。備顧問者。人必罵之以膚淺。而不能啓沃。

司諫諍者。人必罵之以緘默。而不能正救位。公卿者。人必罵之以庸劣委靡。而不能輔導主持。夫使臣受罵於當時。君受謗於後世。祖宗朝廷。有不羞耻。是皆一念之未克。人欲乘之之故也。且人欲之乘天理。其害豈止於是。將使三綱盡淪。九法盡斁。君子盡制於小人。中國盡入於夷狄。而後已。臣受聖賢之訓。每覺一念天理。人欲之萌。則戰戰兢兢。恐底於隕身滅性之禍。况陛下受兩間之託。寄萬民之命。可以頃刻放肆。而不審察於斯邪。伏願陛下由此奔喪。

一念之孝誠。克擴天理。遏絕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雖逾月釋服之後。儼然矻矻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於宣府所貯之財。盡發之賑濟。本鎮之貧乏。以償其半年士馬蹂踐之苦。於邊將之冒賞。貢緣怯懦致寇。以貽當宁之憂者。降詔切責。而戮尤驚下者。數輩。以警其餘於宣府所居之室。則毀之以絕遊幸之念。於宣府所嬖之人。則誅之以銷怨望之變。則所以遏絕人欲者。有實事矣。脫陛下以宣府之事。爲山陵之後。終當一往。則是諱以爲過。而吝於改也。

其何以明理欲之分。而答天下之心哉。臣待罪史館。掌記時事。與其記。陛下之過。以取直於後代。不若違。陛下之欲。以致敬於當時。故敢冒昧上陳。伏願謀於老臣。詢於良弼。聽臣之言。不爲此行。以判天理人欲之大分。則聖學昭茲。天下服矣。

車服疏

嚴車服慎巡幸

臣聞臣之事君也。陳善必有其幾。救過必以其漸。向者仰見聖孝之隆。敢昧死以天理人欲之際上陳者。誠見陛下可與爲周武大舜也。伏於前月十二

日。見大喪發行。陛下以孝誠痛切。違先朝故事。衰經送至山陵。伏念曰。聖明真見夫天理。故動合於道。如此也。及二十一日迎孝真太皇太后神主。陛下憫群臣立泥淖中。又違先朝故事。特命曰。百官免行禮。竊伏念曰。喪易寧戚。聖明真見夫天理。故言合於道。如此也。故知爲天子者。能擴充天理。則言動自合於道。而禮儀制度固其所矣。又何必故事之循乎。既乃馳一羸車。從西長安門入。徑至奉天殿前。而使孝貞太皇太后之主從之。臣乃切痛。

陛下講學之功未至。故天理隨發。人欲奪之。雖言動有合於道。不過天資之美也。不然則羸車乃糞壤踏踐之物。豈可驟馳於闕庭。孝貞作配。茂陵於茲。十一年。未聞有失德也。果何謂而不得正其終。主從旁門而入邪。害道傷化。莫斯為甚。臣以陛下必隨悔之。明詔中外。以示改過。而大臣以道自處者。亦必極言救過。以慰夫人望者矣。潛聞側聽。旬有餘日。既不聞諫。而新進小臣。輒敢昧死言焉。陛下因巡邊至薊州也。或逢山而獵。或遇水而漁。千乘萬騎之所臨

縣官廩餼。多不能給。東奔西突之無定。武臣師律。有不敢加。六師擾攘。四民驚竄。小則奪人之雞豚。大則掠人之婦女。有上于天和。下召民怨者。然事雖得于風聲。迹多乖于耳目。雖欲上言。有不敢也。又况巡遊蒐獵。故帝王之所不廢。自非流連荒亡。史冊無訛焉。陛下好漁。請以觀魚言之。文王在靈沼。而於物魚躍。詩則美之。隱公如棠。觀魚者。春秋則譏之。何也。蓋文王循天理。而與民偕樂。隱公則循人欲。以快一己之樂也。陛下豈不知以天理從事。而聽臣之言哉。則

是雖不敢言亦若不必言也。今者迹既昭於見聞，事實干乎曲禮，復容忍以成。陛下之過，豈人臣哉？臣不敢以遠引，切見祖宗大駕之制，有板轎，有步輦，有大涼輦，有大小馬輦，有玉輅，有大輅，未聞有羸車也。蓋羸車，庶人所載乘者。陛下損至尊之等威，而下列於庶人，未之嘗聞也。有邪媚之徒，爲陛下解曰：巡遊半年以來，單車馬足，習以爲常，而大輅衮冕，實有所不便。此臣所大惑也。今夫大人君子，必以冠冕佩玉爲常，使之袒裼裸裎，則愧赧而不敢見人矣。

走卒僕隸，必袒裼裸裎爲常，使之冠冕佩玉，必拘滯束縛，不能拜舞周旋矣。孰謂八葉天子，乃不便大輅衮冕，而惟安於糞車褻服耶？自非溺於人欲，而失其羞惡之心，必不爲也。又或以爲治大法，有不在此，則孔子告顏淵以百王之大法，自正朔韶舞之外，惟曰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已。自古聖賢嚴尊卑之分，定上下之制，豈有大於車服者哉？且祖宗之制，主必於午門，昨孝真大皇太后之主，以從陛下之駕，入於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

月已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  
史官宜知此義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人之法求之  
 則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夫人之行莫大於  
 孝莫大於送終故孔子述孝經而以喪親終焉 陛  
 下方隆聖孝而致大皇太后負不得正終之冤豈  
 可以言孝哉是以大廟祔主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或  
 者太皇太后激怒於上天冀陛下悔過以明其  
 疑謗也臣待罪史官凡陛下下一動一言敢不實錄  
 若攘夷之勇郊天之誠奔喪之孝恤刑之仁採荒之

惠分封之恩實所目擊他日固將大書以為美談矣  
 漁獵之荒嬉經筵之廢弛儒紳之疎遠耳目之壅蔽  
 胤祚之不憂亦所目擊他日雖為陛下諱而四方  
 野史亦將記之故古之聖君有其位必盡其道戰兢  
 惕厲不敢以位為樂也樹誹謗之木設諫諍之官採  
 過去非遠讒絕惡唯恐一言一動違於天理流於人  
 欲也今陛下溺於人欲以樂天位群臣復泄泄沓  
 沓無所主持是以比者天災地變紛於奏章盜民餓  
 莩徧於天下其尤異者陵寢之上雷震明樓皆天示

怒於陛下也。君臣之間，曾恐懼而修省之乎？姑以一二言之。狎於蕃僧，則自稱大勝法王，昵于邊將，則自稱威武將軍。羞膳打乾，致上供有不足之懼。馳驅徹夜，致下人有不遜之言。凡此顛倒昏瞽之事，誠有不忍言者。謂非逆理可乎？臣昨者又聞車駕消息，將往延綏，以臣微賤，安能制陛下之行哉？但恐復不謀於公卿，而不備乎法駕，則等威有愧於帝王。服御下同於士卒，其所感召，有大憂者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十年，此其戎乎？其後晉

果遷戎於伊川，彼賤丈夫也，猶足以觀感況。以天下之主，其所感召，可不慎哉？伏願陛下獨斷於中，博采於外，不復巡幸，乃悔過第一義也。苟溺於人欲而不能制，延綏之行，亦必尊祖宗巡狩之典，儼帝王法度之儀，乃改過第二義也。臣惟知有懷必吐之為忠，而昧於未信而諫之為諍，惟聖慈矜宥，憫其心而察其心，則宗社幸甚。

留駕疏

臣等切見 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



為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官等猶以為言而  
 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  
 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  
 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兩巡西北六  
 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  
 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  
 方以迎奉為急竭其才力以供萬一群聚嘯呼為禍  
 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  
 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

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  
 無死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  
 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柏谷之禍不可監  
 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  
 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  
 順也蓋以陛下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為  
 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危  
 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為苦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  
 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有

以此獲罪關中板幾死

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除革年間事為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畧。前古無比。誅鋤兇邪。私愛莫牽。苟有良弼為陛下責難。陳善以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為者。矧於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大學生。猶不惜殺身徇國。况臣等俱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

遇者哉。伏願憐察臣等愚衷。降悔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陛下真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

乞命婦朝賀疏

命婦朝賀

臣竊見本月十九日報。光祿寺為供應事。照得本年二月三十日。恭遇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例。該欽賜文武百官壽麪。欲照例備辦。奉聖旨是竊意。諸命夫筵宴於外。則諸命婦必朝賀於內。陛下至

孝外彰。皇太后歡顏內動，真足以追想武宗皇帝。詔明文武斷爲天下得人。皇太后慈闈之奉萬萬歲，有此日也。本月二十六日，乃復見報二十五日，禮部官奉聖旨，二月三十日，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命婦免朝賀，欽此。竊意禮以飭敬，儀以飭情，近者災變之象，上下交見，溝壑之民，父子相食，陛下於一節禮儀，所以自待者，皆損抑之。固聖心兢惕，畏天命而悲人窮也。若夫皇太后聖旦，乃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

之歡心，以事其親也。亦遽傳免，以事失輕重，恐敬以禮衰，情以儀薄矣。使此事出於皇太后，陛下亦未宜將順，使此意出於陛下，皇太后亦殊覺淒涼。此報一出，人心驚疑。夫以皇太后承事孝皇，十有八載，母儀天下，十有六年，奉陛下宗社大計，其情固欲親之也。陛下承繼大統，與祖爲體，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高皇帝制服之意，則是陛下於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矣。大君禮法之宗，大臣禮法之守也。以職在紀述

不敢僭言。唯免命婦朝。賀一節。事體雖若非大。感  
 應恐亦不小。若果為皇太后之意。仍乞宣示。懿  
 旨。以釋群疑。若或為陛下之意。伏乞別降。綸音。  
 以彰至孝。臣誠愚昧。行且隱淪。然區區感激之私。未  
 常不以堯舜之道望陛下也。願天威嚴重。聖  
 旦期迫。不能盡所欲言耳。臣誠惶誠恐云云。

楊用修文集

疏

楊慎

丁丑封事

奏為請駕還宮事。用修博雅直亮然集中經濟之文絕少嘉靖  
六禮封事亦未之見也故僅存此篇近者車駕北出都門。百里之外。經  
 日未還。臣等聞之。躑躅驚惕。皇皇無依。先期一日。道

路相傳。有此消息。莫究來歷。不知虛實。臣等竊料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道路所言。或是虛傳。故不敢輒

以風聞上。竇天聽。今者百官不奉朝夕。四門不納

敷奏。輔臣遠追於郊。卿寺列次于門。居而不知其忽

行。行而不知其所止。則是道路所傳者。非虛而聖

心之欲為。此行者。非一日矣。臣嘗聞之。君人者。無輕

舉。無妄動。非無事之遊。故說兵而後出。幄稱譽而後

踐墀張幄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迺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若輕舉妄動。非事而遊。則必有意外之悔。今皇天所付之中國在。陛下。祖宗所傳之神器在。陛下。兩宮之孝養在。陛下。臣民之覆庇在。陛下。柰之何其不重且慎也。夫以匹夫之微。適百里之外。尚且囊衣裘以禦寒暑。佩弓刀以備盜賊。陛下暴衣露蓋。櫛風沐雨。曾不顧惜。此臣等之所未解也。中外意向。陛下非不知。臺諫章疏。陛下非不覽。然而必欲堅爲此行者。豈謂邊境有山

川之美。物產之饒。軍容之盛。田獵之樂乎。臣等謂此逆旅之觀。非崇高之所事也。又豈謂胡虜侵犯我疆場。寇掠我人畜。宜耀我威武。以飭我防守乎。臣等謂此將帥之責。非警蹕之所親也。今舍崇高之極。而爲逆旅之觀。去警蹕之嚴。而身將帥之責。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未之察乎。古之聖人舉事。必謀于衆。陛下試集臣民於前。問之一人。則一人以爲不可行矣。問之百人。則百人以爲不可行矣。問之千人。億萬人。則千人。億萬人以爲不可行矣。陛下初謀此行。畿內

連月大雨。寧道及車駕至止昌平。京城盡日大風揚塵。此非偶然。蓋天心仁愛。陛下欲留止其行也。人言縱不足聽。天意昭然。不可信乎。况水潦災傷。正在當年。糧儲軍器。不如往日。萬一偵騎乘虛。惡氛卒至。如去年白揚口之舉。是以逸豫之衆。臨不測之地。以無名之出。當猾虜之鋒。其不可不預爲之慮也。審矣。鑒之。往古周穆王窮海遠遊。致有祁招之箴。漢武帝深夜微行。致有逆旅之辱。觀之。昭代則土木之變。近在己巳。未及百年也。當時尚賴中國之運。荷宗社

之靈。用謀臣之策。空府庫之財。竭邊廩之積。僅克以濟。然其所損亦不少矣。稽之前事。既如彼。驗之己巳。又如此。陛下聖明。其不可不深爲之念也。審矣。臣等待罪史官。直書時事。以垂久遠。其職分也。後之視今。亦有今之視昔。與其令後世觀之。以爲今日之譏。孰若今日止之。以揚後世之休乎。故不敢避鈇鉞。爲陛下陳之。伏望聖明俯從輿情。早還宮闕。保泰山四維之安。垂史冊千年之譽。實社稷無疆之慶也。豈惟臣等之幸哉。



皇明紀世紀

卷之一



